



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辅导读物

女兵也是 男子汉

—— 红色经典故事丛书

● 本社编写组

- 舔伤口的女兵
- 光头女子独立团
- 茅台酒洗脚
- 拿驳壳枪的女班长
- 解放军中花木兰
- 节日礼乐
- 防空洞里的婚礼

.....

黄河出版社

女兵也是 男子汉

● 本社编写组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勍 张清训 张宪峰 贾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兵也是男子汉/本社编写组.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10.1

(红色经典故事丛书5)

ISBN 978 - 7 - 5460 - 0125 - 8

I. 女… II. 本… III. 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1689 号

书 名 红色经典故事丛书5——女兵也是男子汉

作 者 本社编写组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21号 250002)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156毫米×205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78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0 - 0125 - 8

定 价 15.00元

目 录

女兵救陈赓	1
双枪女侠伍若兰	4
舔伤口的女兵	7
宁做共产党的鬼	10
一生无憾	14
女红军危秀英二三事	17
光头女子独立团	20
拾伤员的女兵	23
“老子”何子友	26
贺子珍勇救钟赤兵	30
光宇千秋玉比馨	33
王新兰跑长征	38
茅台酒洗脚	43
女红军粮秣队	46



牛粪的故事·····	50
“负伤”的邓六金·····	53
死不了·····	56
生命涅槃·····	61
死而复生王桂兰·····	64
歌声疗法·····	66
哈达铺的女人·····	71
惨遭剖腹的女红军·····	74
母子诀别·····	79
腊子口的女守护神·····	83
冰封金刚台·····	86
前进剧团的啼血绝唱·····	93
拿驳壳枪的女班长·····	97
临产·····	100
女“二六八团”·····	102
微笑无敌·····	105
八女投江·····	107
那一声“同志”·····	111
母女诀别·····	114
火凤凰·····	118
女八路的冰铠甲·····	122

刑场别	126
人小鬼大	130
解放军中花木兰	134
女兵四本	137
血染城防图	141
超越骨肉的亲情	145
节日礼乐	151
女作战参谋	155
一个都不少	158
梦醒时分	162
防空洞里的婚礼	166
戈壁荒原的第一位军垦母亲	170
 参考书目	 173



女兵救陈赓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担任营长的陈赓随部队南进,会昌城外,部队与敌人突然接上了火。那是一场恶战,刚刚诞生的红色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杀伤了无数的敌人。但敌人仗着人多,火力猛,我军损失巨大,双方战死者的尸体遍布整个山坡。

部队开始撤退了,作为营长的陈赓在最后掩护,直到战友们消失在山那边,陈赓才弯腰穿进树丛,开始追赶部队。敌人的后援部队又冲了上来,子弹发出尖叫,打在周围的石头上蹦着火花,头顶上,树叶、树枝满头满脸地落了下来。陈赓跑着跑着,忽然膝盖一软,栽倒在地,他的左腿中弹了,伸手一摸,满手都是血。他使出浑身力气,站了起来,想跑,左腿不听使唤了。他的周围全是尸体,敌人一边开枪,一边往上冲,越来越近了。陈赓一咬牙从山坡上滚了下去,跌进一条田沟里。田沟里长着半人深的草,正好掩护了他。他没有顾得上包扎伤口,鲜血把沟里的水都染红了。

疯狂的敌人越过山头,朝山下冲来,开始了疯狂地报复。看



见伤兵就补上一枪,或者捅上一刀,就是死尸也要翻过来看看。陈赓的周围躺着十几个烈士的遗体,敌人近在咫尺,陈赓把腿上流出的血涂了一脸,连胸口也涂抹上了。敌人来了,用枪支一个一个地翻动着烈士的遗体,还没有死透的就残忍地补上一枪。

陈赓斜躺着身子,屏住了呼吸,一个敌兵骂骂咧咧地走过来,陈赓闭着眼睛,都能感受到敌人枪刺上的寒光。也不知道是翻尸体翻累了,还是看到满身血污的陈赓实在怕人,他没有用枪翻动陈赓,只是在陈赓的腰上狠劲地踢了一脚。陈赓一阵钻心地疼痛,但是暗暗咬牙挺住了。

敌人终于离开了,极度紧张的陈赓,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也不知躺了多长时间,陈赓被一阵脚步声惊醒。他悄悄睁开眼睛一看,这支部队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红带子,陈赓知道,这是叶挺的部队,他用尽力气对一个士兵喊:“我是自己人!”

那个士兵走过来,一看陈赓浑身都是血,吃惊地问:“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伤哪儿了?”

陈赓一听声音,说:“你这个兵怎么是女的啊?”

这个兵确实是女兵,她叫杨庆兰,八一南昌起义有 30 个女兵参加,杨庆兰是其中之一。起义开始的时候她们做宣传鼓动工作,战斗打响了,她们成了护士,做救护工作。

杨庆兰说:“女兵怎么了? 女兵也是兵。”

杨庆兰蹲下身子,帮陈赓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拉住陈赓的

胳膊，往身上背。

陈赓说：“你不行，快叫个男兵来。”

杨庆兰说：“就你这分量，还用男兵？我一个人背俩。”

杨庆兰背起陈赓，急忙往山下走。

天很快黑了，黑黑的山路一脚高，一脚低，崎岖不平。杨庆兰虽然年轻，但毕竟是女同志，背着背着就觉得吃力了，落在了救护队的后面。

杨庆兰越走越慢，离救护队也越来越远。这时候敌我交织在一起，落了单，万一遇到零星敌人，后果不堪设想。

陈赓说：“你放我下来，扶着我走。”

杨庆兰喘息着说：“你伤那么重，扶着走，你走得了吗？”

忽然，杨庆兰被石头一绊，摔倒了。她没顾得上自己，急忙问陈赓：“没摔着你吧？”

陈赓的伤口磕在石头上，钻心的疼。他说：“我没事。”

杨庆兰又重新背起陈赓赶路，这一跤，她的脚崴了，但也顾不上自己，一瘸一拐，直到半夜，才把陈赓送到了救护所。

杨庆兰背出了共和国的一位大将，她和陈赓也结下了深深的革命情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偶尔见面，陈赓还说：“我这个将军是你杨庆兰背出来的。”

（李晓洁 改写）



双枪女侠伍若兰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女英雄伍若兰

烽火井冈山，有一位女英雄伍若兰。她和朱德之间的那段革命友谊让人传颂；她和朱德并肩革命时期，身携双枪叱咤风云的故事在苏区流传。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开到了湖南。一向工作积极靠前的共产党员伍若兰，被分配到政府妇女部负责宣传工作。伍若兰年纪虽小，但工作积极主动，深受领导赏识，时间不长，她就在战友中间脱颖而出，成为政府部门的宣传骨干。后来由于她的出色表现，又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负责部队的宣传工作。

调到师部不久，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调集湘粤两省军队，用七个师的兵力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进行“会剿”。因敌我兵力悬殊，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被迫退出湖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龙岩胜利会师。

会师后，部队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伍若兰被任命为军部

宣传队队长。伍若兰写得一手好字，是当时红军队伍中的书法家，外出刷写标语、散发传单等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伍若兰身上。当时局势紧张，敌我斗争激烈，敌军特务分子无处不在。由于工作需要，伍若兰经常外出执行任务，为确保安全，她通常是身背两支手枪。因为她参加革命较早，又追随革命军征战多年，虽是20出头的小姑娘，却练就了双枪并用的好枪法，战友们私下里都叫她“双枪女侠”。执行任务的伍若兰身背双枪，手里握着一支毛笔，英姿飒爽，俨然一名文武双全的女将。

一次，伍若兰带着两个宣传队员在一个小村里写标语，标语写完后刚准备离开，十几名敌人从村后的山坡上偷偷摸了上来。敌人一看伍若兰他们只有三个人，领队的又是一个手拿毛笔的弱女子，便心生歹意怪叫着围了上来。

见此情景，伍若兰镇定自若，一边安排其他队员隐蔽，一边揣起毛笔准备战斗。伍若兰先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只见她抢前几步，隐蔽到一面土坯墙后，利用墙角做掩护。待到敌人进入射击范围以后，伍若兰“唰、唰”地迅速从腰间抽出两支驳壳枪，稳稳地瞄准了围上来的敌人。

伍若兰先瞄准了打头的两个敌人，说了句“先给你们点厉害尝尝”，只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声，那两个心急的家伙就应声倒地。后边的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伍若兰又迅速地举起双枪，把跟在后边的两个敌人打了个倒栽葱。



跟在后边的敌人一看前边几个都倒在了地上,心里便打起了鼓,到底是中了红军的埋伏还是大部队过来增援了?一个个脸色蜡黄不知所措,这时,敌人中间不知谁喊叫了一声“红军来了”,顿时,敌人像炸了窝的马蜂,丢下枪械向四处逃窜而去。

伍若兰确定敌人已经逃窜,便带着两个宣传队员清缴了敌人丢下的武器,唱着欢快的山歌安全地返回了部队驻地。

从此以后,“双枪女侠”的传奇故事在红区不脛而走。

(桂恒彬 改写)

舔伤口的女兵

红军总医院有个特别爱笑的女卫生员，名字叫赵玉英。

红军总医院有个特别爱笑的女卫生员，名字叫赵玉英。她走到哪儿银铃般的笑声就带到哪儿，深受伤员和同志们的喜爱。可谁能想到，参加红军之前她是个苦命的童养媳，在婆家整天没白没黑地干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那是家常便饭，每天伴随她的是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和流不尽的眼泪。

自打参加了红军，她好像变了一个人，每天又唱又跳，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兵分几路围剿红军，战斗十分频繁、残酷，伤员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来。可是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军医院里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差，经常是眼睁睁地看着伤病员的伤口恶化却无法治疗。有的重伤员，白生生的骨头露在外面，痛得昼夜呻吟不止，溃烂的伤口发出腥臭难闻的味道，几步之外就能嗅到，随之而来的是连日的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

前线送来一个才 16 岁的小战士，腿上的伤口已经化脓生蛆，



疼得他嗷嗷直哭。女卫生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尽办法安慰小战士却无济于事,急得她束手无策,坐卧不宁。

一天晚上,她听值班的医生聊天时说,人的唾液能够消毒消炎,于是灵机一动,心想,没有药品,是不是可以用舌头试一下呢?

第二天早晨,女卫生员走到那个小战士的病床边,轻轻地说:“小同志,咱们医院没有足够的消炎药,听说人的唾沫可以消炎灭菌,我来试试好吗?”

那位小战士惊呆了,连忙用被子捂住自己的腿说:“护士同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我不疼了,我能坚持……”

女卫生员故意板起脸来:“伤员在医院里可要听话哟,配合治疗早早养好伤,才能重返前线去打白狗子呀!”

小战士为难地看着眼前这位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女卫生员。女卫生员不由分说,在床边蹲下来,不顾扑鼻而来的腥臭味打开绷带,先用洗净的棉花沾掉伤口上的蛆虫,再用盐水消了毒,然后张开嘴,用舌头一遍遍舔去冲不掉的脓血……

小战士哭了,他哭得好痛,他哭不是因为伤口疼,而是因为女卫生员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他,泪水中饱含着对这位女卫生员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就这样,女卫生员一连坚持了许多天。这个办法果然显了奇效,小战士的伤口一天天好起来了,终于能够拄着拐杖挣扎着站起来了。

出院那天,小战士特意去找女卫生员告别,他含着眼泪庄严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郑重地对她说:“姐姐,等我立功的好消息吧!”

突然,病房里传来一声响亮的“敬礼”,把女卫生员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病房里所有躺着的和能站起来的红军战士也同时向着她举起了右手……

(戴嵘 改写)



宁做共产党的鬼

——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

这所监狱是一个学堂改建的,由于琼崖这个革命根据地“赤匪”太多,这里的学堂就成了国民党的临时监狱了。

一间牢房里,关押着八个红军女战士,她们是“娘子军连”的,正规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她们对革命的理解既简单又深刻,革命就是打仗,打仗就是一颗子弹,不是敌人死了,就是你死了。她们没有想到,还有第三种可能:敌人死了,自己被俘虏了。

八个被俘的女红军中,职务最高的是指导员王时香。“娘子军连”一百二十多个女兵,就她上了三个月的夜校,算个文化人。组织上说“你就当指导员吧”,她于是当了指导员。现在关在监狱里,她还在认真履行着指导员的职责。她提出来一个口号:“宁做共产党的鬼,不做国民党的人。”八个女战士举起了拳头,像宣誓一样地重复着:“宁做共产党的鬼,不做国民党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狱卒过来说:“喊什么喊,把你们关在一块儿

你们就闹事，都给老子准备好了，一个一个地出来。”

王时香问：“一个一个地出去干什么？要杀要剐我们八姐妹在一块儿，坚决不分开。”

狱卒冷笑一声说：“想死？没那么容易，上峰说了，把你们一人关一个牢房，分头审讯，看看能不能撬开你们的嘴。”

狱卒打开牢门，用枪指着王时香，说：“你，先出去。”

王时香说：“我们八个人，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把我们分开，休想！”

另一个狱卒说：“共匪婆，嘴够硬的啊。”伸手去拉王时香，王时香抓住他的手就咬了一口。那狱卒疼得直跺脚，抽出手，端起枪，哗啦一声，子弹上膛，说：“敢咬老子，信不信老子把你毙了。”

王时香胸脯一挺，说：“打呀，不就是一颗子弹吗？你一开枪，我革命就成功了。”

那狱卒说：“你当老子不敢开枪吗？”

另一个狱卒把他的枪压下去，说：“上峰命令，要口供。”

那个狱卒哼了一声，背起了枪，又上来拽另一个女兵，八个女战士忽然抱成一团，狱卒怎么也拽不开。

狱卒恨恨地走了，临走撂下一句话：“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

牢房里又平静下来，一个女兵问：“指导员，她们要真把我们分开怎么办？”

